

白马矶风水

陈启文



那是个风口，往白马矶一走，风常会把我吹得偏离方向。

凡风口必是浪尖，白马矶就横亘于江南岸的风口浪尖。

那呼啸而来的长江水，一路冲涮着、荡涤着江南岸，谁也不能驯服这狂野的大江。然而，行至此处，一道直插激流的石矶如横空出世，倔强地将激流从江岸推开，那奔涌而下的江水和被阻拦在这里的逆流顷刻间狭路相逢，于是扑腾，纠缠，挣扎，那咆哮之声如同猛兽左冲右突的嘶吼，远远地听着，也感到神经一阵阵颤抖，连那谪仙人李白也震撼不已。

没有谁比一个近乎神仙的诗人更能体察天意，然而神仙往往又不通世故。唐肃宗至德二年（公元757年），一生希图“大道匡君”的李白，却因投靠永王李璘而被放逐夜郎，行至白帝城幸遇大赦，买舟东还，第二年深秋舟过白马矶，他忽然想到这里还有一个值得造访的人，于是湾船登岸，抒写了一首《至鸭栏驿上白马矶赠裴侍御》：“侧叠万古石，横为白马矶。乱流若电转，举棹扬珠辉。”这首诗让我们看到了一千多年前的长江和白马矶，想象那一叶扁舟要在乱流与漩涡中弯船，也是豁命来了。那么李白要来造访的又是何许人也？据《大清一统志》：“唐裴隐，字逸人，临湘人，居白马矶，与李白相友善，官侍御，挂冠归，与岫道人鼓琴自善。



行天下

娱，李白亦尝至其处相与倡和宴游。”好一个裴隐，好一个逸人，想那一千多年前的白马矶虽有“乱流若电转”，而江边风景当如世外桃源一般。一个江湖隐者在白马矶鼓琴自娱，这不是诗意的栖居又是什么？当李白在潦倒落魄之时、秋霜肃杀之季来访，裴隐对这位不速之客嘘寒问暖，又馈赠御寒衣物，这让李白那早已结出一层寒霜的心又平添了几许暖意：“临驿卷缇幕，升常接绣衣。情亲不避马，为我解霜威。”我深信这也是实情，一座凶险的白马矶因这人间的情义而变得有了温暖的人情味。

二

长江是一条温情而又威严的大河，像母亲一样被人敬着，又像猛兽一样让人颤抖。这一带典型的蜿蜒型河道，“万里长江，险在荆江”，指的就是流过我故乡的这段。在平常日子你看不出有多么危险，那蜿蜒河道又很容易形成冲击或淤积平原，我家乡几乎所有的田园都是在江湖之间围垦出来的圩垸，连河床、江心洲和沙洲也播种了季节性的庄稼。当人类被洪水逼得没有退路时，有时却是因为它先被人类逼得没了出路。每到汛期，江水在江南漫长的雨季越长越高，一旦没有湖泊和内河分洪，洪水就会左冲右突。而这一带江南岸没有任何山岭挡水，唯有白马矶形成了一座牢固的基座，撑起了一道绵延百里的长堤。

在历经千年的冲刷后，白马矶也逐渐被推到了越来越危险的边缘，这也让它成了一个危险的标志，一旦它被洪水淹没，那掀起的浊浪眼看就要漫过江堤，我的父老乡亲只能拼命加高堤坝来抵挡洪水。而一旦决堤，那冲出河道的洪水便会顷刻间纵横决荡，被洪水卷走的又岂止是脆弱的生命，连人类筑起来的江堤也被洪水席卷而去。在1954年的

长江特大洪水中，那道老江堤在崩溃后已被卷到了如今的江心。随后筑起的江堤，比那道老江堤差不多增高增大了一倍，足以抵挡50年一遇的洪水。但在1998年，偏偏又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。这滚滚长江东逝水毫不留情，又卷去了许多生命。之后，长江大堤再次全面整修，加高加固，在江边居住的人们，才算告别了水患。



三

每一次走在江南岸上，我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悸动。这是春天的情绪，这与春风有关，只有它才能吹过我浑身长满了老茧的身体，吹醒我记忆中的江南。当紫云英湿润的香气被南风一阵一阵吹来，油菜花已风靡河床和大地。我一直觉得岸芷汀兰就是来形容我家乡的江南岸，那岸边的香草，小洲上的兰花，还有无数逐水而生的野花野草，无不在于自己的生命活力渲染着江南岸的姿态。那时人心很干净，这水也很干

净，在白马矶可以直接掬水而饮。然而，在我告别家乡走进城市的这30多年里，白马矶变了，变得我再也不敢走近甚至再也不想见到了。这白马矶早已不见“举棹扬珠辉”，每一次回家乡，那一股沤烂了的污浊气味让我只能掩鼻而过。当故乡充满了异样的味道，一个远离故乡的游子，对故乡那种与生俱来的乡情也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不是滋味儿。

我已好多年没回过故乡了，很想回去，又不敢回去。我宁可故乡留在回忆中，回忆其实是一种回避，那里边深藏着逃离的动机。直到今年春天，一位老乡对我说，你赶紧回去看看吧，再不去怕是不认识家乡了。我回来了，还真是不敢相认了。走近白马矶，绿勃勃的气息一阵阵扑面而来，江岸边的河床上，是生命力旺盛蓬勃、生长迅速的水杨树，而在江堤另一侧的内垸里，在农舍和江堤之间营造了一条绿色生态走廊。林子大了，什么颜色都有，什么香气都有，什么鸟都有。我正在白马矶四周的林子转着，感觉树梢动了一下，在一棵像伞一样撑开的树冠下，露出一只毛茸茸的小脑袋，那是一只正在安睡的白鹤，谁也无从知晓它的梦境。

从白马矶一路走到黄盖湖，江水正从身边嗖嗖流过，那不是水声而是风声。

风水轮流往往取决于季节轮回，那春潮之澎湃、夏汛之狂野、秋水的清澈、冬江之冷冽，我想这就是长江多变的气质。又无论它怎样变化，每一条浑然天成的河流都有自己的自然旋律。眼下正是春潮澎湃之际，一条大江是那样自由、酣畅、飞扬，一路高潮迭起，但真正的高潮还要等到夏天。一道长堤追逐着一条大江，大堤两侧已经连绵成绿茵茵的草甸子，几乎看不见一寸裸露着的土地，江南岸边再也不用担心水土流失。



失、泥沙俱下，而经过这些树木花草的层层过滤，每一滴流进长江里的水都是干净的，没有异味，只有让我深深地往肺腑里吸的芳香。如何才能守护好一江碧水？看到这里，我明白了，这一道江堤不仅为长江提供了坚实的防洪屏障，更是一道生态屏障。堤防从来只是灾难与忧患的产物，然而眼前这长江大堤却是美与力量的体现，体现了江南儿女一种骨子里的完美主义。有大悟者，方有大美，而大美的风水就是天人合一的大境界。

上图：在长江岸边长大的孩童。

方若欣摄

随着气温不断回升，甘肃民勤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的红崖山水库绿意盎然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水面波光潋滟，与岸边绿树交相辉映，令人流连忘返。每到春夏时节，水库库区会引来野鸭、水鸟、黑鹤等动物翱翔栖息于此，不少游人也会前往水库观景台拍照。放水时节，河水从输水洞飞流直下，气势宏伟。

红崖山水库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东北部，石羊河流域下游，南距武威市区60公里，北距民勤县城30公里，东距腾格里沙漠边缘3公里，西距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约5公里，是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。水库始建于1958年，是民勤县境内唯一的地表水调蓄工程，

也是民勤人民赖以生存的生命工程。近年来，民勤县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之路，通过实施红崖山水库加高扩建工程、山水林田湖库区生态环境治理项目，全面推进红崖山水库库区生态环境治理，有效改善了石羊河湿地生态环境，红崖山水库的水域面积也因此逐年增大。到了冬天，还会引来赤麻鸭、渔鸥、大白鹭、大天鹅、白尾海雕等80多个品种2万多只候鸟在此栖息越冬。

（刘婷/文）

图①：白鹭在红崖山水库翱翔。

姜新文摄

图②：鸟瞰红崖山水库。

严超军摄

甘肃民勤 水光潋滟白鹭飞



在城市中心的皱褶处，隐藏着一座大石桥。颇有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之感。春日暖阳打在用铁栅栏围着的桥面上，散发出几分慵懒娴雅的味道。东端桥头伫立的一尊石狮子，被泡桐树的绿叶掩映，一簇簇淡紫色的花朵参差其间，令威武的石狮子平添了几分妩媚。

一座完全用石头砌成的大桥，东西横亘150米，两头低中间高，仿佛一座彩虹飞架。我从西走到东，仔细数了数，共有桥洞24个，有的已经封住，有的敞开着，中间几个还象征性地铺着一截铁轨。四五个工人正忙着打扫，用水龙头冲刷桥洞中的尘土污垢。

“大石桥”这个名字太过普通，就像张三李四，天下不知凡几。但这座大石桥却实在不同寻常，它是一座城市的纪念碑。每个城市都有它的原点地标，石家庄市的原点地标就在这里。

石家庄被称作“火车拉来的城市”，清末有京汉铁路和石太铁路在此交会，设了车站，有了商贸，人来车往，建房筑屋，逐渐繁华起来，城市乃成。京汉铁路原称卢汉铁路（卢沟桥至汉口），1902年在石家庄东建站，取名振头站。石太铁路原叫正太铁路（正定至太原），1907年通车。两条铁路由于属于不同的铁路局，而且石太铁路还是窄轨，所以相距百米分别建了两个火车站。在这一带区域，铁路、公路、人行路如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，火车撞死人畜的事情时有发生。解决的办法就是修建一座立交桥，火车从桥下穿越，行人和其他车辆从桥上通过。于是，多方集资筹款，由唐山人赵兰

花映大石桥

刘江滨

承包工程，在石太铁路正式通车那一年，建成了这座载入历史的大石桥。石家庄紧邻西山，石材易得，价格低廉，遂用青石建成大桥。那时人们并未意识到这座桥的重大意义，也就没费什么心思特别取个雅号，随随便便称之为“大石桥”。

1939年，石太铁路由窄轨改成标准轨以后，并改线，两个火车站也合并为一个。火车不再从大石桥下通过，短短的30余年，大石桥的光荣与辉煌便戛然而止。没有了轰隆隆的火车，没有了喷吐的浓烟，没有了铺陈的铁轨，大石桥遗世独立。所幸，大石桥没有被拆掉，它活了下来，在漫长的岁月中苦挣苦捱。拱券形桥洞类似窑洞，被商户租赁，最早的石家庄图书馆和博物馆也在桥洞诞生。大桥南侧则是公众聚会的广场式公园。1947年11月，石家庄终于解放，掀开了新的一页。

大石桥见证了石家庄的诞生，也见证了它的新兴。这是上天赋予它的使命。

1980年，我考入石家庄的一所大学，那时石家庄成为河北省会才刚刚12年。记得报到那一天，下了火车出了车站，走了大约100米，就看到了这座大石桥。它的南侧偏东有一个地下通道，连接了桥东桥西，桥下车水马龙，人流如织，摩肩接踵。附近有一个有名的南三条批发市场。此时一旁的大石桥，已经不是桥，它只是一名寂寞的看客，甚至过往的人流都不会多看它一眼。后来，城市发展，火车站南迁，又南迁，那个地下通道被关闭，大石桥彻底归于沉寂，连看客都当不成了。如今，大石桥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以沧桑而又壮丽的面目展示给世人，供大家缅怀与追寻往昔岁月。这是它新的使命。

大石桥南面，右前方是石家庄解放纪念碑，刻着朱德的诗《攻克石门》；左前方是亟待修复的正太饭店，那座法式洋楼曾住过孙中山等风云人物。石家庄是一个开埠仅百余年的年轻城市，大石桥、正太饭店、解放纪念碑，共同书写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。

明媚的阳光洒满大石桥，像一幅写意的图画。我凝神朝桥洞里的一段铁轨望去，恍惚间，那铁轨铺展开来，往远处延伸，在太阳下闪着光亮，一列火车从遥远的深处隆隆驶来，咔嚓咔嚓，甩下一股一股的浓烟，继而声消烟散，火车变成了高铁，牵引着石家庄快速向未来奔驰。



春天穿越一朵花

彭家河

羊肉米线、油底肉、炒腊肉、鸡枞等美食必须要尝一尝。

我掐算了一下时间，最后决定去看看攀枝花的花舞人间与成都的有什么不同。汽车在香樟叶和榕树叶搭成的绿色长廊里穿行，不时上上下下，左转右转，但从不堵车。经过一段街道，路边花台里的紫色三角梅和高大的蓝花楹上下呼应，又经过一段街道，攀枝花树与红色三角梅错落有致，还有冬樱花、黄花风铃木、刺桐等各色行道树，分街区种植。它们的花期各不相同，但在阳光充沛的金沙江边，每一种植物都蓊蓊郁郁、花繁叶茂。我这才意识到，这个借花为名的城市有这样一条以蓝紫、火红、橙黄等色彩为主色的花街。每一个季节，人们都能感受到阳刚雄健的钢铁设施穿插其间，让我体会到这座康养之城的刚柔相济，在这里，自然风光与科技创新完美融合。

回程是个清晨，到火车站时，还有两个小时的候车时间，我便到金沙江大道和彩虹路漫步。路边长长的墙体浮雕展示着钒钛资源富甲天下的盛况，满地阳光与“阳光花城”的标语默契配合，这个城市的响亮名片与实际情况不差分毫。时间太紧，不敢走远，发现路边有个水果市场，便进去闲逛，芒果、木瓜、草莓摆成小山。看到又黄又大的枇杷，我问，是冷藏的吗？摊主哈哈大笑说，攀枝花的水果要比外地早几个月，新鲜得很！我见芒果、木瓜肥硕可人，价格便宜，就这种几斤、那种几斤，竟装了满满一旅行箱。想不到，攀枝花的春天已是沉甸甸的收获季节了。

回成都的绿皮火车安静前行，如条孜孜不倦的青虫，带我一丝不苟地从攀枝花的腹心穿过，金沙江、雅砻江、安宁河的深山峡谷，辽阔河谷全敞开在阳光里，成片蔬菜大棚覆盖着河滩，新鲜的瓜果正在采摘。不时路过一树树如火的攀枝花，这奔涌着英雄血性和民族精神的攀枝花让我一路血脉贲张。我细细品味着云朵下醒来的钢城，深深体会一朵花的温度和芳香，憧憬着下次必将遇见的民俗之花、钢铁之花、“三线精神”之花……

上图：攀枝花的三角梅盛开，令人流连忘返。

来自图虫创意